

杀戮镇的哀歌 [*1]

保罗·尼尔森（Paul Nelson）

I.

你要是发牢骚的话
那些潜藏的先民中
有谁会听？

如果人因肉身中的
某种降临而受惊吓，如果把你挽留
在这表面上的缜密吻合一旦松开
你会坚持活到第二幕呢
还是破镜而出？

美是第一声叹息
开始时我们本能地想奔离
临近时一切在颤抖
为了恢复杨絮所模拟的流畅性
在杀戮镇五月的午后

每一尊可怖的天使都用它的美
使我们目盲；卡河边的每一朵玫瑰
都含有最后一枚针刺的允诺
雷神知道这样会带来痛苦
可有时候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早晨卡车的嗥叫
吼出你难耐的饥饿
血脉之歌已经唱歪
在所谓“核心家庭”的谎言中

小猫绕着棱角寻来
除了它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还有谁会在场？

卡河边绝壁的记忆
（爱丽丝纵身跃下，幸好活着出来）
总在星期二白日梦的边界之内

就像最后一位消失的祖先
总在我们内心，就像被抛开的那首歌

我们闪电般逃离，反而把事情扰乱
用错了润滑膏

丁香花让位给“苏格兰帚”
粉色的野玫瑰、山茱萸、杨树
而你发明了新型的的喷嚏
找来新的情人教你
怎么梳头

小种子梦想着庞然大物
如果飞降的刹那未曾被你看到
这事件是否发生？

不。春天这个事件
只为你一个人的感官摆宴
霓虹的日落
放火般的橘红、致幻的紫色
色彩一直在等候你的眼神
一整天才熟透

此时斯蒂维·雷·沃冈的《里维埃拉乐园》
引发凌晨三点爵士乐广播的记忆

鹰的羽毛会降落到
你没有绣上珠子的夏帽
但你得先停止
惊慌失措的扑腾
古老的星辰等待你的暗示
才能溜回原队
为你眼力所及的彗星送行
但电视要关掉
头要枕在情人膝上

你胸中有一只巨大的绿色轮子
宇宙在此安放
它特有的旋转

此时北极圈吹来的风
想要撕去你脸上的皮肤
机器的赛跑是一种研磨
朝向必然的结果
锈迹与黑莓丛的未来

我们拥抱的和谐一定要嫁接
孟克与克拉克的两种作曲角度[*2]
未曾注意操纵的欲望和
缀满宝石的因陀罗大网之间
还差半个音阶

注：

1. 本篇是现代史诗《杀戮镇之前的时光》（Apprentice House 出版社）的最后一章。
“杀戮镇” (Slaughter) 是华盛顿州 Auburn 镇的旧名，在西雅图南边。此地于 1855 年发生印第安人起义，联邦军队 William Slaughter 中尉死于战火中。该镇于 1891 年正式建立，以 Slaughter 为名。
2. 孟克 (Thelonious Monk) 和克鲁克 (“Klook”即 Kenny Clark 的外号) 是美国两位杰出的爵士音乐家。

II.

脑海中回荡着艾伦的声音
在靠近河流的地方
有一条支流由皮肉制成

有一只鸟从云端高处
太轻易地坠落
在这个大 S 开头的“杀戮镇”

连约翰·科特兰用典当的萨克斯风[1*]
都搜刮不出来的鸟啼
你像丹妮斯·莱维托芙的祖先一样，非要学会不可[2*]

但你会感到透顶的寂寞
遗失的精液堆积成山
粘搭搭地从指缝间滑落
无法抑止的痒

褐色的山丘是肌肉
从**塔贺玛**酋长的想象中
绽放出来

我们看着每一条冰河夺取迈阿密城
杀戮镇人别以为他们有专利

你试图抵达欢乐境地
结果只获得舞台上的情节
还有皮肤与速度
暗淡 粉红色的突进，来博取亲密
摸索逝去的纯真

只有死去的诗人和雷仙
能够突破当前的耳鸣
这杂音已经烧录下新的神经线槽
而你当初想点的菜
无非是诗歌王国中的《尾词重复》[3*]

离你的坟墓
又近了一个被忽略的霓虹日落

第一，情人哄着小孩
在垂帘后面：别偷看
第二，茨尔尼娜，进嘴巴的
一定吐出，更不可能
用酒送下
甩下胎儿时连头也不回

第三，在“美丽城”感到寂寞
留下了她的烙印
教会了肉欲的
秘密语言

你不能确定哪一些是皮肤
哪一些是锈迹，但你知道
呼吸未停的僵尸生活
过了一、二十年
乏味之极

锈迹会脱落成
鸢尾花，还有智利杉
而曾经的死皮屑
会找到对应的同伴
成为星辰的组成部分
照亮又一条回家的路

注：

1. 约翰·科特兰（John Coltrane）美国爵士音乐家，be bop 风格的创作者之一。
2. 丹妮斯·莱维托芙 (Denise Levertov), 美国女诗人。
3. 《尾词重复》（Epistrophy）是爵士音乐家 Thelonius Monk 的专辑。

III.

血脉的河神心怀内疚
从卡河的浪花中仰视
遥望那片你称之为亚桂拉的星野
那儿正刻画着一次大事故

在一座以古代酋长命名的岛上
雷神的霹雳，这位信使
拿羽毛插满你的帽沿
那是你烧毁的最后一顶肉欲之帽

即使时光有停止的时候
星辰不会停止，雷电中
翻腾的有限性不会停止
这一切从黑色等离子浆和想象力出发
你少年时关于无限的遐想

那种扑腾
那种呻吟
被射出的霹雳
在原初时那种镁光般白热的闪耀中
迷离的汁浆至今才被你当作一回事

像你手心的抚摸
使她眼皮眨动那样
或她的指甲在你夏天的脊梁上划过

或她的腰弯成弧线，在你跟前
或你在她跟前迷离地弯腰

在夜晚的暗处
在七月淡白的星野下面
你不知道这样是不是
自己遭遇到杀戮的结果

还剩下多少呼吸？
当你全身陷入凌晨的颤抖时
你的箭筒中
还剩几支霹雳？

那些应该属于她的玫瑰瓣
现在要留给观世音的坐像

而内在的驱动
正是血脉的战争
有一些饿鬼
或狼
你还没有学会喂养
或让它们挨饿

一尊跪下的天使吸完鸡巴擦干下巴的天使在南市区换轮胎的天使几拳打出去把恶少逼退的天使伸出手接灰烬的天使房子后门沾满污垢的天使把一切忍下来或收过来的天使吞下时要学会不呛的天使坚定地说“不”的天使假装要去堕胎的天使帮人慢慢饶背的天使早上的天使下午在卧房中的天使说这次只是午睡的天使性别不确定的天使在五星级饭店房间内显得很饥渴万分的天使让事情进行得很快的天使要咬上一口才有湿润反应的天使把菜做得五色俱全的天使为我烧清酒的天使说话算数的那种过了五年张得很大的那种让古老的潮水重新涨退的那种体香有海水味并急需闻到你体味的天使在你下面留下一摊湿润的天使吞下时呛到的天使害得你为了抵抗肉欲把帽子丢入壁火的天使抽着古巴雪茄随时说俏皮话的天使用加拿大式脊椎神经按摩解救你偏头疼的天使电话中的天使电子邮件的天使从高处治愈你的肉身或用严格要求爱护你的天使给你一个巴掌的天使从精神的深睡中唤醒你的天使穿上阴毛的天使永远从卡河边的绝壁跃下的天使素食主义的天使让一切都发动起来的那种已经获得长翅膀资格在原始的寂静中付出了又付出并用你自己创作的心灵歌谣来解救你而其中配料包括血液还有信念还有不可命名的魔力诗人罗尔加称之为生死情袁枚称之为“性灵”里尔克称之为天使…在冰川的梦伸曲成山脉的地方正是无数天使随意游走的家园而这些诗人因为能够体会到此家园中存在一种刚刚超出诗歌以外的力量就非要给这个力量穿上翅膀还有人的属性不可

IV.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
还在熟悉杀戮镇的地形
随时听到先民的喃喃低语

巨大红杉的慰藉
绷紧肌肉的壮汉
被树皮裹住

或者浆果鹃树的发现
它们多么喜欢人来抓皮
跟你一样，它们扭成苍劲的长势
通向最后一颗星的蜿蜒小径

几个世纪以来
家族血统中的心脏
肌肉育存在缺陷

霍乱被允许进行杀戮
你本来可以叫舅舅的两个天使
以战争为借口
让血脉分散掉

还让你个人的冬天
一直延续，使你忽略林蛙，还有黄水仙
还有丁香与苏格兰帚，这难道不是
杀戮镇未来的基垫？

为何至今有那么多离奇的剧情
扔然会挤走你的欢乐？
头绪纷繁真的有迷人之处吗？

记得假面舞会吗？
西雅图美术馆那些古老的非洲面具
应该试着戴一下，在不同的角色里
找到回音，别忘了

奠酒，或许给天使献上孟买杜松子酒
他们撑持着当前的活动
或许你将看到
这一切在其中发生的黑暗

猫咪也许会让你记得
玩耍的心情
爪子偶尔要挥动一下
轻轻地扑打

而你，亲爱的女人，对不起
我当时不能信任自己的皮肉，对不起
宁可信任远祖的欲念
超过突入你温润曲线
也许我担心
自己会消失

许多年前我创造了一个
不会在杀戮镇上丧失掉的自我
一个在时代中
能存活的自我

而你仍然看到迹象
在后院里像你一样拔地而起
的绿叶菜
饥饿的巫毒魔法

蔬菜萌发时，在原野中会出现
直升机，还有以葡萄酒瓶
当作武器的记忆

还有雪景中以啤酒当燃料，四处驾车
而你活下来了，连一个小刮痕
都没有。这么久以来

你真的以为都是自己的能耐吗？
会不会是你的娘胎里的妹妹
有一天停止了胎内的
踢动，或者某一些准天使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
转变成鬼
把汽车推到一边
让你与超速的大树擦肩而过

每一天，星星
都按照各自的位置
被重新丈量一次
消瘦的死医生又在重新
歌唱。仰起头

看你新长的皮革有多合身
像马利安说的，邻居的橡树与心情那么契合
全从一个籽儿长出
没有从粘搭搭的指缝间遗漏

同时星星在继续
用古老的光
照耀杀戮镇的道路

V.

---给阿玛利奥·马杜埃诺

那些天上的玩家是谁？
交叉送球
快步挺进
篮沿上的争夺
大学埃塔兄弟会的篮球广播
或者排出J字阵型去抢三分球

我们如今慢了一步
但多了一份计谋，我们敬佩
突然换步伐的狡黠与创意
以及从篮框弹进的
二分之一球

比尔·拉赛尔的灰胡子[1*]
我们仍然记得老红[2*]的雪茄
还有维尔特的桃花运[3*]
如今都长着鳃夫的皮肤

“藉着与别人发生争端
我们提炼出修辞学”叶芝如此说
但是藉着与自己的矛盾，我们将提炼出什么呢？
杀戮镇永远不会知道

某日她停止蹬踢，无缘无故地
胎儿以长出翅膀或别的什么方式死去

如今翅膀是一种勋章
而我们比较会经营野地培植，穿过
原生态的领域，投入
绿林中奇袭的勾当
血统的上游有人知道这些事

并且会显示给我们看，比方说
某位苏格兰人所熟悉的绿色医生
还有高 14 尺但仍然无法挽救婚姻的向日葵

确实是杂技演员
运球突然变为冲刺
善于挑准时机
很干净地入篮

美是第一声叹息
开始时想奔离，然后自我保护
成为习性，然后把头发的期待染成金黄色
再来上一针肉毒杆菌

试图挽留
火红的西山日落
没有用。六月的云朵
只能维持这么久

天上的玩家穿过彩霞
刹那间燃烧得很亮丽

渴望着又一道彩虹
电子报分牌上又闪着球星的外号“J”

找大自然的麻烦
总会失败
但是这过程很精彩

我们自以为对天使们有所认识
但我们的认识
是一种幻象
而幻象这个东西
有时会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

尊贵的先民请驱走
我内心幼童的饥饿，请留下
老头子的饥饿，请留下
来之不易的一切灰白
内在的观照

细绳被坚石磨断
请护持正气的拳，不要让
神力的拳跟它
争高下，现在才六月

杀戮镇的蓝莓
要过一段时间才熟

Note:

1. Bill Russell, 美国篮球运动员，1934年生，波士顿 Celtics 球队的球员。
2. “老红”指 Red Auerbach, (1917-2006) 美国有名的篮球教练，是波士顿 Celtics 球队多年的教练。
3. Wilt, 指 Wilt Chamberlain, (1939-1999), 美国篮球运动员，曾为洛杉矶 Lakers 球队、费城 76ers 球队的队员。

VI.

在塔贺玛的山阴[*1]
有些红杉树长在

绝壁下的堆石上
雾开的时候
显得额外气派
特别是六月的时候，但六月

仍然是山上的冬天
对某一些不幸的登山客
是永远的冬天

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到机场
去接七岁的女儿
坠落时
眼睛盯住古老的红杉林

当你逃避杀戮镇时
有一棵苍劲的红杉
可以做你的榜样

弯曲的枝干如肌肉绷紧
分出三叉，指向木星

我们脆弱地
想要撑下去
如此贪生

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每一次抗争
只要能贯彻，暗处扮演的
每一个小角色

我们的绽放正在于此
直到我们好奇地叹问
眼前的花瓣为何飘落？
脸上怎么会有皱纹，头发
怎么会长白，还要问
今天那么大的东西
昨天却是那么小的红杉球

或期待与爸爸团聚的小女孩

英雄有时与好运反着方向走

就像手
有时要伸出去

在塔贺玛的山阴
夏天会陡然变成冬天

我的神，救救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
请让我
再一次
见到女儿！

面对光耀的东西我们都会微笑

只要我们来自狂欢的源头
只要我们能认识真正的英雄
直到冬天使所有的分歧成为假设案件

烧几条桧树的青枝
向先民请愿
但谁能使时光倒转？

巨大的坠落
心脏还有多久
才会停止跳动？

绽放可以献在她的脚边
或者可以作为一种纪念

绽放在绝壁的崖脚
或者在奥林匹克山巅
仍旧牢牢抓住

任何落脚处或落手处
或傍晚的星辰。的确，这个星期
土星当空

有一次你抓住了
夜晚中一只天鹅

但是没有人听到远远的爆炸声
就像没有人听到
悬崖边被雾气灭音的高喊
在杰夫·格雷夫斯爬上鹰峰径的时候
在塔贺马的山阴
他并不想成为最古老的星辰中的
最新的一片模糊
而你本来很可能成为那个人

注：

1. 塔贺马（Tahoma）是印第安语的山名，英文名 Mt. Rainier，是西雅图附近最大的山。

VII.

*情诗唯一的问题
诗比情长久*

情诗永远不回来
而永远不算长久

因为有无形的力量在呼唤
血脉的春天
来不及扎根

阿，多么性感的曲线
春光荡漾
如妖女列队从眼前走过
让你不断挣扎

你内心的饿鬼
和我内心的饿鬼共舞
没有比这样让它们更接近的时候

巫毒的节拍敲得恰如其分
一脉相传的曼波舞
而你印第安全球般的身体
让你牢记
身体的反应

跟不上大脑

而有那么一些高速公路
路面的黄线
被画成星云

公路由许多死去的诗人
流浪失途的音节铺成
音节的回响潜入你的梦境
但这件事要放在一边
你只好一声一声地叫喊“我的上帝”
当她存心吸取你的精髓

你边走边回头
让梦中的雪掩盖脚印

也许雷克思罗斯还可以给点暗示[*1]
也许你的血管仍有怦然跳动的时候
随着绽放而爆裂

就像你夏至时参加的锅庄舞
回应这个时代猛增的赌注
速度已成为每一个人
最残暴的毒品
罗莎的红玫瑰
血色已经萎退
被掺入浓香的红椒酱

鸡肉腊肠
杏子
芒果汁调入：

7 捧血液
45 种重要肌肉
500 把皮肉
23 种大小、形状各异的骨头
28 节脊椎
24 条肋骨
32 颗牙齿
900 根筋条

8 副淋巴腺
屎、尿、汗
风、水、土、火、金
3 个大经脉
6 种基本的意识样式
30 封水星逆行时期每天于干旱中输入的电子邮件
7 句在脆弱时刻吐出的刻薄话
剩下片刻时光让你停下来，看晚霞转暗，看土星显露

原来天边的黑云一时与
奥林匹克山的轮廓分不清
山脉温良的提携

使心王能够统领
一切时空
它并不是窃取我们主动性的
那个狡猾的孽魂

它能重新确定心灵的建构
为求道者翻译
新的语种

天使的奇迹
潜藏的先民
他们从鬼魅的双腿之间
一辆一辆地推出
装满骷髅的独轮车

亲爱的读者
我们几个纪元之前
已经跳过这种慢舞

从我们开始学这种浓羹般的扭动
地球的南北极已经移位几次
“看我能否放出造化的光泽”
一位加拿大人这样说
当他试着用歌声
到达那条星星之间的通衢

它们并不遥远，不像我们被灌输那样

它们照耀的黄庭
属于我们梦中
才能显现的圣殿

它们永远献出
王母娘娘所需要的火
她永远在倾听
你写给别的情人的
一切情诗
她随时在静候
耐心地眺望
你穿过的水域
一直在帮助你规划
用星辰导航的归途

注：

1. 雷克思罗斯，指 Kenneth Rexroth，（1905-1988），美国诗人。

VIII. *给乔治·鲍沃林*

鲑鱼宴的第一天晚上
保留区的狗用饥饿的眼睛
从旁边观看

它今晚肯定大吃一顿
但是对它来说
世界就是一场大宴席
充满各种香喷喷的气味

美是第一声叹息，我们开始的时候想奔开
但是对杀戮镇来说，视觉
已经成为另一种盲区

它不会停下来接受额头上的亲吻
它已经迷失在自己惯用的作案方式
但是只要它能接受额头上的亲吻

它会迷失在

不断涌过来的脸的泉流
鱼脸，第一只激飞猎犬的脸
许多情人的面孔并入O字般惊叹的脸
割破了头血流满面的脸
愤怒的一拳打碎窗玻璃的脸
六年级的时候及时滑到本垒的脸
打架者轮着红酒瓶的脸
州长谋划骗地把戏的脸
观音大慈大悲的脸
象头神的脸抬起一张象脸逼到眼前

水獭的脸、红尾鹰的脸
第一只松鸦的脸
山豹的脸、蛇脸、逃逸中
情人的脸，女儿的睡脸或者第一次拿到工资的脸
或小时候骑上野口勇雕刻的“黑太阳”的脸[*1]
在西北火红的太阳落下去之前

不再怕死
因为许多小的死亡变得越来越容易
当我们已经融化到自己的饥饿中
像保留区的狗在夜晚的鲑鱼宴

像海鸥啄食第一条鲑鱼的
黑眼睛，在卡河的沙滩上
达到无需命名的永恒

仔细研究猫的眼睛
有“存在”一个词就够了
当魔力的鞋带
又一次活过来

而猎人的神经
仍然像小猫那么锐利

您，我心上的娘母，披上“她”与“她”与“她”的外表
像那条保留区的狗一样
永远盯着目标

狗充满对肉的向往

你已经练就如此美好的凝望眼神
当速度偶尔凉却一下
让我能够应付

不再是一片飘忽
不知怎么的你看到的一群黑雀的凝聚
从海滩同时起飞
转弯时体现混沌中的秩序
冲向高楼的天际线

又为奥林匹克公园
来点缀天空背景的
景观

当最后一个霓虹般火红的日落
映照在小泰莉萨的那场
已经成真的移民梦
而你感觉到

旧我已经破裂了
无法缀补

而猎人的梦中歌
伴着原住民的小孩儿
当他们端上
今年捕到的第一批鲑鱼

在模仿着心跳的
云朵般的回忆中

视觉已变为盲区
但凝望的眼神
有可能会留下来

直到杀戮镇的黑雀
被这里的人驱逐出境
你以印第安狗般的饥饿
追踪野逸的飞迁

注：

1. 野口勇 Isamu Noguchi, (1904-1988) 美国日裔雕塑家、设计家。“黑太阳”是他的作品，设在西雅图美术馆的门前。

IX. 我们本来就是星星，等我们烧穿这澄澈的梦
 我们还要回到星星那里

还没有开始数一呼一吸
不再年轻
现在要停留
像四月含苞的
五月丁香

只有当发现了那种轻易
才可以追踪
每一声低语

只让你投这一次球
然后没有了

不会罚你站边
没有加时赛
不能再漂白坐冷板凳
不再你四处行走

遍布杀戮镇诡谲路径的脚印
亲人开始一个个地倒下
但你没有打电话
迷失在自己的皮肉故事中

迷失于追踪血脉中的低语
你误以为是自己的直觉
现在还有谁会在乎大势所趋？

当你开始数呼吸的时候
除了当下几步以外，其余的都像岔路
天空不再怜悯我们的父辈

把这种认识带到下一次南北极移位
看看你新的喷嚏语言
夹杂着卡河汨汨的水声
是否还会有意义？

星星的力量曾经使祖辈的腰板硬朗
你梦见他们对此的渴望
由此形成的宗教
已经被高楼大厦取代
还有载满可燃液体的罐式货物列车
还有院子里生锈的汽车
滋长荆棘丛，结成
新果子。安全岛上的
撒满玻璃碎片，照映
七月“蜜酒月”的光辉
花坛里的糖纸
卵石地上还能拾到
残留的炸药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你曾经行走在杀戮镇油腻的人行道上
永远不会注意到作为邻居的小人情
不会记得你
对人工流产的立场

反而要把鲜花
放在战争学者的坟头
你的旧园子会成为又一个
路边商场，而你的精髓呢？

也许某一个诗人会发现
一度消失的头韵，写一本魔法新书。
也许亚伯拉罕的某个儿子，满怀生死情

会动用狡猾的谋略，
或许在他需要的时候
让东来的微风一片地吹过

同后浪漫的血火一同燃烧

还有一支雷神剩下不多的霹雳

她说我们是“括号中的人”
而旧神的死亡
仍在缓慢地进行

我们对新事物的诞生
急不可耐

飞蛾啃噬的英国石楠
我们很少注意，除非
它吞没我们扔出场外的垒球
或者倒车太快
擦到后箱

你还能拿出什么稀罕的事物
给天使们看？“死者非常难伺候”
斯派萨或是罗尔加这么说过[*1]
除了夏帽缀上印第安人的小珠子
天使们还想要什么？
或者罗莎裹在小帽中的红杉木薄片
还有死去的儿子的一束头发
像尾巴一样垂在后面

它们要求人们不断建构一颗
燃烧的心；他们要求欲念
还有明信片
他们不断要求
放火般红的日落
偶尔也要求烟草的供奉
或要洒上几滴血

它们要通过你的心脏绞痛般严肃的燃烧
重新体验人间；它们要与你共享
每一次挺进、每一次扭动

它们以胎儿的姿势
卡住你的喉咙
迫你的舌头拧出新的声音
来谱出杀戮镇

每一种舞步
每一种新招数的要领

追踪到底
灌出
此时此地的纪录
故事要从斜角楔入
就像菱顿的旧河的新歌

或者斜阳下
涂抹成红色的力量
或者迷失的“蜜酒月”姐姐的
某个时刻

此处我们每个人
都要在杀戮镇和梅花丛之间做出选择
天使露出微笑
当第一苗火焰
从新的火心升起
在北极圈的风中
日夜继明

注：

1. 斯派萨（Jack Spicer, 1925-1965），美国诗人；罗尔加（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西班牙诗人。

X.

夏季雨后初晴
天使会踏上
内分泌的狂欢节以外的
潮湿草地
然而死去的诗人
总会插上最后一句话

随着每一首深沉的哀歌
也许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甜蜜
天之骄子的照片登出来
看起来可以活到永远

第二天的《纽约时报》
已经在写他们的掉文

今年是罕见的七月
风中斜雨撕啮西北人的脸
抖动仅剩无几的白花
它们对节气中的陨落
拒绝埋怨

与杀戮镇不同
树木一直守中不偏
还有苔原蔷薇
野姜
西特卡云山、耨斗花
矮茺萸、印第安画笔、火草

都像塔贺马山一样
坚守每一个过渡阶段的余韵
耐心地期待，希望看到人们遵奉
贪心后面原初的心意

内在的寂静中
除了星期五晚上的汽车轮胎
在淋湿的路面上哼哼地驶过
比地球穿越太空的微妙声波
更低沉

在最暗的星座底下
在寂寞夜晚最后一排货物列车的汽笛声中
死去的诗人摆出天使的姿态
给你的诗行送去隐喻
让你不至于忘记
在胸中旋转的绿色巨轮中
整个世界都还有生命

它们用点燃供烛后留下的火柴梗
还有献给圣母的粉色玫瑰
排成曼陀罗

你仅仅是一个

镜像的镜像
来自你父母在电光闪耀的刹那
所掌握的妙法

一道光闪出来的你
渴望回归
在卡河的河床被人工改道的下游
你不断地看天气预报

婚姻破裂时你得了疝气
鼻子流血乞求人们的认可
但解救你的恩典
在于死去的诗人

那股超凡的忍耐力
死去的诗人在菜地里
把浣熊吓走
死去的诗人在刹那间
让猫的眼睛通人情
移动微尘
击落白色花瓣给你解闷

死去的诗人以胎儿的姿势
卡住你的喉咙
像潜藏的先民
把血统中燃烧的最后一把火
转变成丰富深邃的歌

日落的位置如今南移
让猫来不及反应
使卡河上的浪花更白
使郊狼的微笑更有灵性
让松鸦的杂耍更灵活
让光线一直照耀杀戮镇
不等天气变好

而你认识的某一位诗人
会成为那道光线
或者那个潜藏的天使
或者移动微尘的力量

让你傍晚散步时有点消遣

他越过隔阂的速度能超过
你渐老的神经突触

他是一位活在括号以外的人
她能在手中拿稳一把火
为那些遵奉先祖家园的人，他能让天气好转
她用火热的血肉和蜡烛的泪
送走西北七月火红的日落、杏色的云霞

她能汲取不枯的泉流
能忍受杀戮镇
心术正否的
一切交易把戏
以罕有的承诺要成全
任何物种所体验到的
每一次绽放

梅丹理 译

（感谢王浩先生、潇潇女士、高兴先生的修改意见）

保罗·尼尔森（Paul Everett Nelson）：美国诗人、老师、广播员、孩子的父亲；“口头文学实验室”基金会的创办人。出版物包括论文集《有机诗学》（*Organic Poetics*），德国 Verlag 出版社，2008；还有关于华盛顿州 Auburn 镇的现代史诗《杀戮镇之前的时光》（*A Time Before Slaughter*），美国 Apprentice House 出版社，2009。从 1980 年至 2006 年当过职业广播员，作为广播栏目主持人访问过上百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等。

在美国西北各城镇及老家芝加哥做过多次专题朗诵；在华盛顿州普矾湾区各地曾主持几百次关于写作、诗歌表演的讲座。讲课的地方包括西雅图 Richard Hugo 文学活动中心、各地社区活动中心、中学、大学、图书馆、还有监狱里的教学项目。曾经当任华盛顿州诗歌协会会长。

包罗于 1983 年获得芝加哥 Columbia College 新闻学士（毕业时获特等荣誉）；2007 年获得 Lesley University 的 M.F.A.（创造硕士 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为“有机诗学”。

曾担任西雅图附近 Muckleshoot 保留区职业大学讲师；

西雅图 KNDD 电台摇滚节目广播员（2004-2006）

西雅图 KPLU 电台爵士乐节目广播员（1996-2003）

包罗的族裔： 父亲…英美人 / 母亲…古巴人

包罗十年来每天至少写一首极短诗，可点此连接看他的“美国诗句”：

www.americansentences.org